

哲學研究叢刊

外國哲學史論文集



哲学研究 丛刊
外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一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济南

E691/12

外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一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5.5印张 305千字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书号 2099·49 定价 1.25 元

编 者 的 话

自《哲学研究》杂志复刊以来,得到广大作者大力支持,踊跃为我刊撰写稿件,我们深表感谢。

《哲学研究》杂志的篇幅有限,为了使更多作者的研究成果得到发表,我们编辑了哲学研究丛刊。已编辑了《中国哲学史文集》、《自然辩证法文集》、《逻辑学文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一、第二集)。

现在同读者见面的这本《外国哲学史论文集》,收集有古希腊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日本哲学史以及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批判等方面的文章,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的读书札记。既有吴恩裕、齐良骥、刘及辰等老专家的研究成果,也有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论著,同时还有不少青年作者的作品。既包括有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作者,也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作者。

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本《文集》收集有一些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文章,以利于对问题的深入探讨,繁荣学术研究。

哲学研究丛刊将连续办下去。其中《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外国哲学史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热切地希望全国各地学者、专家、广大作者和读者给予大力支持，并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多多提出批评和意见。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79年5月

目 录

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观·····	叶秀山(1)
试论赫拉克利特的政治立场·····	任厚奎(36)
毕达哥拉斯哲学思想新探·····	张尚仁(57)
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批判·····	范明生(71)
论布鲁诺哲学的历史地位·····	谢应瑞(104)
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	吴恩裕(123)
弗兰西斯·培根对经院哲学的批判·····	戴文麟(167)
论笛卡儿哲学的进步意义·····	张庆荣(183)
赫尔德尔的哲学观点·····	薛 华(201)
给康德哲学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李泽润(225)
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	汝 信(238)
关于黑格尔学说评价的几个问题·····	何秉松(270)
略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孙碧华(290)
黑格尔学派的分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读《费尔巴哈论》札记之一·····	朱德生(303)

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刘及辰(348)
新托马斯主义者雅·马利旦的哲学思想批判.....	齐良骥(370)
尼采哲学的几点剖析.....	张 文(404)
简评维特根斯坦哲学.....	舒炜光(420)
实用主义哲学批判.....	张澄清(451)
新实在论者摩尔的伦理观点批判.....	长 河(472)

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观

叶 秀 山

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留下来的著作不多，米利都学派三大家中只有两家留下了少数几条残篇，而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直接材料，赫拉克利特却幸运地保存了一百几十条著作残篇。这个历史事实也许不完全是偶然的，这和赫拉克利特学说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有关。

固然，从来没有人企图否认赫拉克利特在古代希腊哲学史上的无可否认的地位，但是真正认识这位古代伟大的哲学家的历史意义，也还需要科学的、认真的研究。

赫拉克利特的著作残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晦涩的、难懂的，有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后来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记述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有的则只能作传说来参考而已。要根据他的残篇、结合后来各家的记述，把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九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包括赫拉克利特在内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对材料真伪加以鉴别、对某些哲学范畴的含义加以考订等等，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也出现过象拉萨尔这样的披着“博学”外衣的学术骗子，把许多问题搅得乱七八糟。他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长篇巨著，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指出只是小学生的习作，根本不值一读^①，但要把他搅浑了的问题加以澄清，倒是一件非常费工夫的事；同时考虑到自从马克思、列宁的批判以来，拉萨尔的著作还没有得到详细的清算因而有时还被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利用来招摇撞骗，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碰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常常提到这位“学者”。

从赫拉克利特留下的残篇来看，他的思想有时比较晦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其所以晦涩难懂，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能象拉萨尔那样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赫拉克利特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是一种超出时代的“思辩的”“绝对哲学”（《拉萨尔全集》，伯恩斯坦编，1920柏林，第七卷，第86页）。如果赫拉克利特果真象拉萨尔所说的已经具有了黑格尔的思想，当然古人是无法理解的，可惜，这只是拉萨尔编造出来的一种“超时代”的神话。赫拉克利特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他不可能横跨千年具有黑格尔式的绝对唯心主义。退一步说，即使拉萨尔的神话成了事实，那倒真是谢天谢地，我们可以根据黑格尔的思想来打开赫拉克利特的许多“谜”，可惜的是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一些问题，不但不懂得黑格尔思想的古人（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那个第

^① 见马克思1858年2月1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

一次称赫拉克利特为“打谜语者”的梯蒙等等）搞不清，可以看懂黑格尔思想的今人弄不清，就连黑格尔本人也承认赫拉克利特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1956年，第297页。黑格尔只是反对西赛罗说赫拉克利特故意要晦涩），甚至遗憾的是拉萨尔本人似乎在许多问题上也没有弄清楚（且不说他从根本上歪曲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造成赫拉克利特“晦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个原因，即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一方面则是著作整理方面的。

亚里士多德对赫拉克利特的“晦涩”有很深的体会，特别是在语言方面，他在《修辞学》里曾预见到解释赫拉克利特思想的困难在于他喜欢用预言式的风格（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07b11，参阅格思里〈W.K.C.Guthrie〉：《希腊哲学史》，剑桥，1971，第一卷）。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在台尔斐作预言的主，既不明说出来，也不隐藏起来，而是用符号（比喻）指示出来。”（D22.B93,D.指Diels《前苏格拉底残篇》赫拉克利特部分，下同）而他自己也喜欢用比喻，作预言式的指示，他欣赏这种方式，他说古代的圣书“用疯狂的语言喊出严肃的、朴实无华的、粗犷的声音，回荡千年”（D.B92.），这样，就使他有些预言式的残篇，如“时间是玩骰子的儿童；王是儿童”等，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莫莱拉特斯〈A.P.D.Mourelatos〉编的《前苏格拉底》〈文集〉中有两篇文章谈赫拉克利特的语言，H.弗兰克发现赫拉克利

特的一个思想公式，即作三级比较，如残篇29的公式是神/人 = 人/儿童，用这种思想方法解释一部分残篇是很有趣的，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说明了赫拉克利特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1974年，纽约）。

与此相关，亚里士多德还举出一个语言上的例子，即残篇第一篇第一句话，他认为就无法断句。亚里士多德是在谈到语言修辞时以赫拉克利特为反面的例子的，他指出：

“整个来说，写出来的著作应该易记易懂。易懂、易记是一个意思。有些人句子很长，有些人虽然较短，但象赫拉克利特那样也不容易点断。在给赫拉克利特作标点时，很难断定是点在前面还是点在后面，他的著作的开头就有这种情形。他说：‘Του λόγου Τουδ’ εοντος αει αξυνετοι ανθρωποι γιγνονται’，（‘对没有理解力的人来说，无论在学之前或刚开始学时都不能懂得这里所说的道理’），不知道是点在‘αει’那里，还是点在它的前面。”（D, A4.）

这样，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断句，历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点在“αει”的后面，由 εοντος支配 αει，其意思就是“永恒的秩序（规律）”；一种是点在“αει”的前面，由后面来支配它，其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现在一般倾向于点在前面，第尔斯（Diels）和基尔克（Kirk）等都这样理解）。可是我们“博学”的拉萨尔，为了表明他通过黑格尔已经完全弄懂了赫拉克利特，竟说点在前面和点在后面“在意义上无大区别”（《拉萨尔全集》，第七卷，第84页）。看来，拉萨尔不仅在希腊文的水平上超过了亚里士多德，而且也许在德文的水平上超过了黑格尔，因为他说“Indem dieses Sachverhältnis immer besteht etc.”和“Indem es besteht，

werden immer unvernünftig die Menschen”意思也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 $\lambda o\gamma o\varsigma$ ”和“永恒存在的 $\lambda o\gamma o\varsigma$ ”不但有区别，区别还很大。

造成“晦涩”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残篇著作编辑上的混乱。由于摘录者有自己的立场、观点，摘录时也有当时的需要，因而常常会发生断章取义的错误，这样就造成某些残篇之间的相互矛盾的现象。如，一方面说“博学不教人以智慧”（D.B40.），一方面又说“爱智的人必须很好地学习许多东西”（D.B35.）；一方面普遍认为他是自学的、无师的，一方面又说“我听过许多人讲道，……”（D.B108.），诸如此类，因为缺乏上下文和语言环境，常常发生矛盾。

然而，“晦涩”只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太重要的缺点，总的来说，他的思想脉络还是清楚的，含意还是明确的，这也是普遍承认的事实。第欧根尼·拉修斯就曾在指出“晦涩”的同时说：“有时在他的书中说得清楚明了，以致最愚蠢的人也容易懂得，精神最不集中也能掌握他的思想脉络。他叙述的简练而丰富是无与伦比的。”（D.A1<7>）

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之所以受到后人的重视，保存了较多的残篇，说明了他古代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上的重要性，他是古代希腊哲学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是在古代伊奥尼亚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总结式的学派。赫拉克利特批判地吸取了米利都学派三家和毕达哥斯的学说，在古代当时所能达到的水平上进行了总结，从而在唯物论、特别是在辩证法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

因而他的学说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学者的重视绝不是偶然的。当然，由于柏拉图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歪曲为一种没有客观性的诡辩^①，引起了亚里士多德对赫拉克利特辩证法的基本方面的否定态度，从而与古代许多唯物论者和辩证法家一样，一个时期内，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也受到长期的冷遇或歪曲。近代重新肯定赫拉克利特哲学的是黑格尔。

黑格尔十分重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认为是古代哲学史上、特别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黑格尔甚至说：

“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956年，三联，第295页）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基本哲学观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对哲学史的看法是观念的发展史，是绝对理念自身的发展史，因此他对哲学史的理解，也有许多歪曲和牵强附会的地方。他这种错误在他的不肖子孙拉萨尔那里得到了详细的、恶性的发展，这当然不是黑格尔本人的责任；但黑格尔的确也由于重视他所谓的“客观辩证法”而在事实上整个颠倒了赫拉克利特和爱利亚学派的时代。实际上，即使从思想的发展线索上来看，赫拉克利特属于古代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总结，而巴门尼德的爱利亚学派和阿那克萨哥拉及智者学派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前驱。由客观现象、感觉的辩证法，到芝诺的更进一步的逻辑上的辩证法，在辩证法史上，也还是一个进步。

^① 参阅列宁：《哲学笔记》对克拉底鲁歪曲赫拉克利特的批评，1974年，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一、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历史地位

黑格尔固然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对赫拉克利特哲学有所歪曲，但他终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还没有象拉萨尔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对赫拉克利特的有些看法，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黑格尔曾经指出：“从他起始，哲学家才从公共事务和祖国的利益分离，或撤退。我们看见：（一）希腊‘七贤’都是政治家、统治者、立法者；（二）毕泰戈拉派的贵族联盟；（三）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兴趣。赫拉克利特则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1956年，三联，第295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的欺骗，但黑格尔指出的这现象确是事实，这对于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根据现有的记载，赫拉克利特的政治倾向是带有奴隶主贵族色彩的，他反对爱非斯的奴隶制民主制，因为这个城邦把他一个奴隶主贵族派的朋友放逐了，他恨得咬牙切齿，扬言要把这个城邦的成年人都掐死，咒骂爱非斯人永远不得富裕。这样，当人们请求他为城邦制定法律时，他断然拒绝了。从这个立场，他脱离了积极的政治生活，成为一个专心致力于哲学的人。

但是，从现有材料来看，赫拉克利特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保守、反动的言论，相反的，他是一个对传统、对现实不

满的人。他反对荷马、赫西俄的传统的神话传说，反对世界是由神或哪个人创造的，他极端不满现实，看不起群众，只赞美贤者和有能力的优秀分子，这一切，可能与当时爱非斯的社会风气有关，据有的记载说：“爱非斯人过着奢侈、放逸的生活，当战争时，波斯人包围了他们的城邦，他们依然如故地过着奢侈生活。然而，这个城邦终于开始感到缺乏生活资料了。在饥饿严重威胁下，城邦居民集会，讨论怎么办，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城邦并不缺乏生活资料而只要限制一下他们的奢侈生活就行了。当大家集会时，一个叫做赫拉克利特的人，带着大麦面和水坐在市民旁边吃，这是对全体市民的一个沉默的建议。历史记载说，爱非斯人立刻注意到他的正确性，再也不需要别的建议，纷纷散去……”（D.A3〈b〉）也许我们可以从这种精神来理解赫拉克利特的“愤世嫉俗”，而不至于把他在政治上想象得过于反动。

事实上，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他是专心致力于哲学的人，他的“一切皆流逝”的辩证法思想，正是他反对传统、不满现状的思想在哲学上的表现，而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正确的、朴素的、科学的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

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①

我们考察有关赫拉克利特的各种材料和各家的研究，都证明了恩格斯这个论断的无比的正确性。

须知，当时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的这个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的。在古希腊哲学伊奥尼亚学派创始者泰利士那里，万物已经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运动、发展的，在泰利士的学说中，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的方法还处于最初的阶段。从泰利士经阿那克西曼德到阿那克西曼尼，“始基”（ἀρχή）的特性都是“ἄπειρον”即不定的，无边的，亦即是变化的，始基是变化的基础和源泉。毕达哥拉斯要从变化中找出数量的关系，把“不定形的”始基变为变化中的有“确定的”数量关系，这在认识上已经深入了一步。我们认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正是综合了古代米利都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的学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方面作出了概括和发展，成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素朴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关于赫拉克利特哲学的历史渊源，历来有许多争论，我们将在讨论他的主要哲学范畴——火、λόγος、“二力背反”时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这里只想对一些争论问题，加以说明。

除了对思想实质的理解外，我们认为赫拉克利特哲学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源于米利都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的直接根据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论天》(298b29)中认为赫拉克利特关于宇宙的观点本质上是米利都学派的;在《形而上学》(A3,984a7)中更说:“梅大邦的希帕索斯和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一’是运动的、有限定的,他们把火当作始基,由于火的稀、浓产生各种事物,并由各种事物再分解为火,火是自然的唯一的潜在本质。赫拉克利特说,一切都是火的变化。火按照必然的命运使宇宙变化有某种秩序和时限。”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这里的叙述基本上是准确的,因而他认为赫拉克利特哲学与米利都学派和南意大利学派有关,是不容忽视的。

可是近代随着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哲学记述的可靠性被怀疑,许多学者也就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即他们认为赫拉克利特哲学与米利都学派和希帕索斯都没有关系。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轻率的。

格思里(W.K.C.Guthrie)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巨著《希腊哲学史》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介绍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介绍了近人弗拉斯特斯的观点,他们都想把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联系起来,但在格思里看来,都“失败了”。这种尝试之所以失败的理由,格思里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米利都学派的 $\alpha\rho\chi\eta$ (水、气),本身是永恒不变的,而赫拉克利特的“火”本身是变的;其次,米利都学派的 $\alpha\rho\chi\eta$ 都是介乎两种物质之间的东西,如阿那克西曼德的“ $\alpha\pi\epsilon\rho\omicron\nu$ ”是介乎水 and 气之间的,而赫拉克利特的“火”则是“一端”(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一卷,1971年,